

黄鹤百年归

赵致真报告文学集

长江文艺出版社



黄鹤百年归

赵致真报告文学集

黄鹤百年归

赵致真

※

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发行

咸宁市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32开本 7.375印张 2插页 156,000字

1986年3月第1版 1986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

统一书号：10107·480 定价：1.20元

序

和穆熙

赵致真同志是湖北勤奋的中青年作家中的一个，他在播种小说的同时，也将似犁的五色笔在生活的沃土上耕耘着报告文学。从摆在我案头的他的籽粒丰满的报告文学的果实可以看出，他不是那种计较于“人以文传，文以人传”，只把笔墨奉献给轰动一时的人物的作家。虽然人们不应排斥锦上添花，只要它有助于斯人风范长存，有助于点燃起读者心灵里美好的火焰。

从这个集子可以看出，他的笔触大部分是为默默无闻的“小人物”，普普通通的劳动者和知识分子写生。他们当中有轮船客舱里的服务员、水手、乘警，码头上的售票员和服务员，当然也有和他们并肩战斗着的教授、讲师、工程师、医生和表演艺术家。

文学是人学。高尔基这句名言已为众所周知，管见以为，它在提示作家在提笔创作时，除了应充分注意研究和揭示人物的性格、心灵等内在诸特征；外貌、行为等外部诸特征，使其有机的在特定环境、氛围中栩栩如生的显现出这一个的同时，还应充分注意通过上述描绘，显示出一个人的价值。

人的价值的计算尺度，可以包括他为人类社会创造出多少物质财富，但在经济效益的背后，还有一个更高的尺度，

即使是文学在用来报告企业改革家和科学发明家时也是如此。质言之，衡量一个人的尺度，应该是人的尺度，也就是说道德的尺度。在这个严酷的尺度前，人人将平等的接受它的检验。幸而亚当和夏娃被逐出了伊甸园，人类是识善恶的。

人的价值有正——值得肯定的，真的，善的，美的，这，自然是抽象地概念，它的内涵将随着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而赋与新的内容。社会主义的包括报告在内的文学，当然是以社会主义的伦理观为上述抽象地概念的依据。生活是文学的母亲，来源于沸腾着的社会主义现实生活的报告文学，只要作家在创作中站在历史的瞭望台上，严格遵循真实性的法则，用不着作家人为的对人物外加什么纸做的花环，先进人物的血肉之躯上，也总是能闪耀着社会主义的伦理光彩。一如鲁迅先生所说的：从血管里出来的是血，从喷泉里出来的是水。纵观致真的报告文学，他总是在历史的制高点上，放眼四顾，挑选那些真实的材料，力求显现出值得人们仿效的美好情操，从而揭示出一个人的真正的价值。显现出即令是一个“小人物”却能获得一个大写的人的价值。

《陈巧姑》一篇中的陈巧姑，由于父亲被错划为右派分子，在大革文化之命的年代里，从一个小学教员，“几经辗转”才来到“东方红十三号”轮上当服务员。她背着沉重的十字架，用辛勤的劳动为陌生的旅客奉献出一片真诚的爱心。她并不期望表扬，然而感谢信却接踵而至。人类道德完善过程中的天敌，嫉妒之心作祟了，于是有人“不平”了，为了证实她的收获确是来之耕耘，她从被认为容易得到感谢信的后四楼，调到被认为不易得到感谢信的五等舱，在这里

她仍然誉满全轮，于是又被调到最不易受到旅客感谢的二等舱，在那里，对她的赞扬依然不绝于耳。陈巧姑不过是千千万万普通的劳动者中的一个，用世俗的眼光看来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小人物”，而在这个小人物身上却迸发出巨大的热能。这热能的燃点在哪里呢？作者用满含哲理的笔触写道：“她深切明了自己工作的意义。友爱，是社会必不可少的维生素，一旦缺乏了这种维生素并在人民中堆积起大规模的七斗八斗产生的敌对、怨恨的毒素后，社会就会变得狂躁。陈巧姑的工作是在传递着党的温暖，也是在改造社会，医治社会心理的创伤。”由于作者对人物心灵深入的开掘，这个用琐碎的平凡的劳动向人们传递着友爱信息的“小人物”的形象就立刻高大了起来。

陈巧姑所创造的经济价值也许永远是微不足道的，然而她所显示的人的价值却永远是值得大写的。《收获》这个集子里的《人才》、《生活因为有他们而更加美好》、《险情发生在西陵峡口》、《波光桥影间的飞虎队》等篇，也都从不同的场面和角度，显示了这样一种美好情操：劳动，可以是平凡的；而做人，却应该是高尚的。他（她）们的高尚，还在于在做的时候连想也未曾想过“高尚”。

我们有过老祖宗妄自尊大的历史教训，也尝够了闭关锁国的现实苦果，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的政策是完全正确的，但也勿庸讳言，由于种种原因，对外开放以来，在某些人也产生了“外国的月亮比中国的圆”的盲目的崇洋思想。这自然是支流，疏导这一支流最好的方法之一，是表彰爱国主义的浩然正气。

“文艺为政治服务”，实践已经证明了是不科学的，但文艺离政治越远越好，却正如一个人想拔着自己的头发，要离开这个世界。一个严肃的作家，尤其是报告文学家，不仅不回避时代的使命，而且总是自觉地在社会主义文明建设中积极的作出贡献。《黄鹤百年归》、《欧洲欢迎你，中国古典文论的使者》、《写在计算机时代的黎明》、《把笑声洒满人间》、《武术生涯六十年》、《五星旅游船》、《高欣荣大夫》等篇，把炎黄子孙对祖国的眷恋和热爱，以源远流长，丰富多采的祖国文化为骄傲的赤子之心，表现得淋漓酣畅。

中国的知识分子，历来具有屈原的虽九死而不悔的爱国主义优良传统，即使是倍受了“文革”的残酷折磨，不少人此前，由于“左”的影响，就历尽坎坷，当一旦有了十分的工作条件，他们便会豁上命的去干出十二分的工作。《黄鹤百年归》里的设计师和工程师，《武术生涯六十年》里的温敬铭夫妇，《高欣荣大夫》里的高欣荣等都堪为楷模。它当然不限于知识分子，《五星旅游船》里的船员们同样闪耀着爱国主义的光辉。如果把这个集子喻为一个殷红的苹果，那么，渗透其间的爱国主义的浆汁，则使它更为香甜。

知识分子的重要作用，当然不自八十年代始，马克思、恩格斯本身就是知识分子。由于大家所知道的原因，长期以来，知识分子的重要作用 and 地位，没有受到重视，有时甚至是歧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知识分子的地位和作用受到了实事求是的估价，这就为作家放笔讴歌知识分子创造了客观条件。从这个以知识分子为题材的作品占了将近一半

的集子中，可以看出，尽管客观上具备了条件，而作家自身却面临着一个新的课题，即如何更好的报告科技战线上的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散布在众多的专业领域里，如果报告的对象是一个从事文科活动的专家，作者动起笔来大概可以驾轻就熟，或者触类旁通。如果是一个从事理工科活动的专家，那么作者就得从最基本的专业知识学起。尽管写专业活动并非目的——读者欲了解或研究被报告者的学术成果，最实惠的办法不如去读他的论文或专著——但离开了对被报告者在专业领域里崎岖道路上艰难跋涉的描述，就将失去了一个血肉之躯的骨骼。因此，作者能不能掌握对方所从事的科技专业的基本知识，或者掌握得深浅如何，便成了作品能否成功的关键问题之一。问题还不仅仅在于对基本知识的掌握，你还得对他在某项研究的突破上，有实质性的了解，一个学有所成的科技专家，在达到“所成”前，要几易多少个寒暑？再由此而出类拔萃，其潜心研究，更非一朝一夕，而一个报告文学家在采访前固然可以预作准备，但靠临阵磨枪，总不如平素多积累科技知识。好在致真原本对理工科具有浓厚的兴趣和根底，在考大学时由于“一念之差”，才误入文途，他至今仍订阅着许多科技杂志，在知识的营养吸收上并不偏食，因而具有采写科技专家的优势。

然而致真毕竟是入了文途，所以把那些枯燥的专业知识，用生动形象的文学语言娓娓道来，是颇为动听的。

读者是公正的，《写在计算机时代的黎明》曾在原发表园地获奖，而《灰色的宫殿》则由于致真透过“灰色系统”的皮相，抓住了它的精髓，而“蒙哄”了不少专家的眼睛。

主人公邓聚龙就曾收到一些同行的来信，询问作者是哪个高等院校研究“灰色系统”的研究生，虽然这发问未免有点儿“迂”，但也说明了它在里手们心目中的地位。

一如画家有的喜爱写意，有的喜爱工笔一样，作家也有自己喜爱的表达方式。虽然就方式本身而言，它们各有所长，不分高下，但在一个作家所习用的方式中，却不难看出一个作家的气质和对艺术道路的追求。从报告文学严格的真实性的角度来看，致真手上握着的，绝对不是那种依样画葫芦的，在纸面上爬行的笔。它能传神，能在较高的艺术层次上将人物的性格跃然纸上；他对人物、场景、氛围的勾勒和渲染，并不一律使用炭条，不少地方用的是浓彩重抹，飞金流翠；他叙述的层次也并非登楼式的拾级而上，也间有不少跳荡和意识的流动，但在总体上给人一个突出的感觉是，他的作品风格闪耀着一种有如山峦、河流似的自然、质朴美，并且具有一种自觉地民族化的倾向。

这倒不是因为熟悉他身上流动着的农民的血液，而是作品本身在表达方式上，总的来看是首尾一贯，层次分明；语言简洁并注意了汉语的结构，惜乎还未达到口语化。当然要做到这一点也难，老舍和赵树理式的大师，至今仍是屈指可数的。

作者运笔时对祖国优秀传统文化发扬光大的克尽厥职，即使是在不直接涉及这一命题时，也把这一精神结合现实揉和其间，就更加深了我这一印象。

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同时，将不可避免的涉及建设包括文艺在内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的

命题，至少这是一个合乎逻辑的命题。目前还没有，似乎也不必有一个固定的模式；更不必排斥，相反，还应鼓励其他流派的繁荣，只要它有利于推进四个现代化。定一尊，黜百家的教训是深刻的，也是与党的“百花齐放”的方针相悖的，但作为对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艺的一个探索，倒不妨多有几个人来尝试一下。

这个集子也写了现代科技，写了发达国家和它的先进技术；也运用了跳荡，插叙，倒叙，意识的流动；但它采用的是“拿来主义”，没有去填高了鼻梁，涂白了皮肤。当然，笔者绝对无意对高鼻梁一律要人为的去铲低，正如大刀、长矛、九节鞭各有各的用处一样，都应扬其所长。武艺尚有十八般，文艺何须只一种，而况万紫千红总是春呢！

1985.8.16.于庐山

目 录

序.....	和穆熙 (1)
黄鹤百年归.....	1
欧洲欢迎你, 中国古典文论的使者.....	21
写在计算机时代的黎明.....	38
灰色的宫殿.....	52
武术生涯六十年.....	62
把笑声洒满人间.....	91
耕种在八十年代的土地 上.....	111
人 才	124
陈 巧 姑.....	138
生活因为有他们而更加 美好.....	149
险情发生在西陵 峡 口.....	164
波光桥影间的飞虎 队.....	171
五星旅 游 船.....	181
高欣荣大夫.....	196
我写报告文学的体会 (代后记)	219

黄鹤百年归

光绪十年应该换算为公元一八八四年。那天适逢中秋佳节，“天上一轮才捧出，人间万姓仰首看”的时候，繁华的汉阳门居民区突然因“芦柴不慎”失了火。烈焰窜过民房商号密集的屋顶，一直烧到蛇山脚下的董家坡。当强劲的江风把一团火球吹进黄鹤楼时，二楼木质的楼梯首先起火了。

明月失色，群星掩泣。武汉经历了悲痛的时刻。正在赏月的三镇男女老幼一群群涌向长江边，汉水边。人们眼睁睁看着这座同治年间用三万两白银修起来的黄鹤楼化作蛇山顶上的一支冲天火炬！

江城失去黄鹤楼整整一百年了，而武汉仍然相沿不废地被称作白云黄鹤的地方。当年登楼的祖辈父辈相继谢世了，但子孙们对黄鹤楼仍然感到亲切而稔熟。各种书籍的正文和注释，大大小小的图画和照片，直到酱油瓶，火柴盒上的商标，都继续把黄鹤楼高耸在人们心中。何况谁也不怀疑，黄鹤楼终究是要重建的呢。这的确是一个很值得探讨的历史秘密，从黄武二年孙权修建第一代黄鹤楼起，一千七百年来，周而复始的灾难曾无数次把黄鹤楼化为瓦砾焦土，而另一方面却是不屈不挠的历代踵修。哪有一个古建筑的生命力如此顽强呢？美学的基本命题揭示说，美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

化，使人从形象中肯定自己的价值。黄鹤楼也许便是一种民族力量 and 价值的象征吧。难怪一代英雄豪杰，文人墨客都把这里当做和历史、祖国对话的地方。哪怕登上楼来洒一掬炎黄子孙的热泪，也感受到赤子在母亲怀抱中大哭一场的快慰。而朝廷则把这座楼视为治平有象的吉星。黄鹤楼啊，你是江汉大地生长的精英。摧折了，便会吸收山川的灵气重新抽芽吐秀；你是三楚天空的明月，月蚀过去了，还会再放光华。没有黄鹤楼，江山将留下缺憾，民族心理会失去平衡。

然而，疮痍满目的山河却无力平复这次烧伤的创口了。曾经有人把一位在黄鹤楼下卖了十多年茶水的老翁请做顾问，精心制作了当年黄鹤楼的模型，在南洋劝业博览会上引起极大轰动，而真的黄鹤楼却一直没有盖起来。张之洞也曾突发异想，主张“将来炼铁有效，当改造铁壁庶免火灾。”但谈何容易呢？怨不得黄遵宪讥讽他“擎天铁柱终虚语，空累尚书两鬓丝”了。一九一一年，地方乡绅和学界为纪念这位湖广总督升迁入京，在黄鹤楼故址修建了一座奥略楼。虽然工程草率，结构粗糙，许多老百姓却立刻把它当做黄鹤楼了一代用品也罢，毕竟聊胜于无啊。孙中山和黎元洪曾相携登临，抒发过万千感慨。而当日寇铁蹄逼近武汉时，十万热血儿女便在这里聚会了。郭沫若走上楼头，发表了激昂慷慨的爱国演说；田汉引吭高歌，指挥了大气磅礴的《义勇军进行曲》万人合唱。黄鹤楼虽然遗址仅存了，但仍然是华夏子孙心目中壮丽的民族大旗。

历史之轮在泥泞中前进。一九二七年深秋的一个傍晚，霜风凄紧，大江苍茫。身穿长衫的瞿秋白匆匆来到黄鹤楼遗址。这位共产党人的领袖象在沉思中自言自语，又象同苦难

的山河倾心叙谈。他不胜感慨地说：“等到革命成功，我们一定要重建黄鹤楼。”幼年的中国无产阶级对祖国和历史作出了一往情深的承诺。

二

一九八三年的第一场瑞雪纷纷扬扬下个不停。轿车前窗的玻璃早被扑面而来的飞絮糊严了。长江大桥的上坡路有些滑。坐在前排的王杰副市长把脸紧贴在雨刮器刷出的扇形亮面上向蛇山张望。他突然轻声说：“停”。司机早料到了，车应声刹住。王杰从提包里抽出那顶随身携带的塑料安全帽往头上一扣，拉开车门向黄鹤楼工地大步走去。

经千纬万的钢管脚手架象一方硕大无朋的笼罩，把初具形骸的黄鹤楼倒扣其中。王杰副市长对进度显然还满意。一九八一年十月破土动工。两年之间，庞大的主体骨架已耸立在蛇山之颠了。

楼梯还没有修建，全靠攀援四五十米高的外脚手架，副市长对这个动作很擅长。七八天来一次黄鹤楼，几乎是他无间寒暑，不计阴晴的例行活动。也不一定每次都为解决什么问题。他是副市长，也是普通人，对这项工程也有着武汉人民特殊的感情。实现江城父老百年未了的心愿，翻开一千七百年黄鹤楼历史的新篇，这件大事总算在今天做成了。身为分管城建的副市长，怎么能不感到自豪而荣幸呢。从一九五六年起，重建工程便初有动议了。当时曾计划让黄鹤楼和长江大桥同时落成。一九五七年，毛泽东主席视察长江大桥时又念念不忘地说：“黄鹤楼是文物，应当修。”铁道部随即拨款八十万元作为基金，重建黄鹤楼委员会也投入了工

作……但难以尽述的种种原因使这件事年复一年拖了下来。接着是十年内乱。当长江上的三游洞变成了炸药库，太白岩的石头砌了大寨田，大雄宝殿里树起了领袖雕像时，黄鹤楼的重建就更显得举非其时了。但又因为毛主席做过指示，所以一个个名字很长的重建机构始终没有取消。这种不战不和的局面一直持续到粉碎“四人帮”。范仲淹作《岳阳楼记》云：“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今天正是逢上了“政通人和”的好年景啊！

蛇山标高六十一米，黄鹤楼高五十二米，副市长攀援到楼顶早已气促汗润了。长空雪乱，大江浩茫，武汉三镇在脚下变成一张百里棋盘。多么可爱的城市！怎样才能把这盘棋越走越活？这些年，欠人民的城建债太多了。要彻底治理好黄孝河，在武汉关下建一座现代化客运码头，把铁路从市区外迁，再搞一个全国第一流的航运港，修建起长江二桥……政府要做的事该有多少，黄鹤楼只是武汉这个大棋盘上的一个小棋子。然而，从邓垦、陈丕显、韩宁夫、直到关广富的一任任省委领导却都无不慎重其事，亲自审定重建工程的大计方针。黄鹤楼的影响实在太深远而特殊了。朝鲜妙香山发现了大金矿，金日成首相却不让开采，为了保护山上的古迹。哪个民族不把自己的名胜视为金不换的国宝呢？

园林局黄局长气喘吁吁爬上来了。在重建黄鹤楼办公室领衔挂帅后，老黄便天天穿着那双市面上早已更新换代的解放鞋在工地上跑来跑去。“我的市长大人，你不是正住医院吗？”他在竹跳板上踩着脚上的雪大声埋怨：“就算来，也该先打个招呼呀！”

而副市长不管到哪里向来是不喜欢前呼后拥的。何况他

最能体贴“黄办”同志们的辛苦。一九八一年刚搬到蛇山上时，只有几间空荡荡的办公室，电话机放在石头上就投入了工作。王杰忍不住又想对这些同志慰问几句，但还不如透露一点好消息更能叫他们高兴呢。

“老黄，财源茂盛呀，又有几笔钱到手了。”

“真的？”老黄脸上果然来了笑容。眼下最发愁的就是钱。一座黄鹤楼要用掉六百万，铁道部当年的八十万元早在蛇山高炮阵地拆迁中花得差不多了。省政府拨给四百万，旅游总局还承担了二百万，国家不富裕，这已经是极限了。可规划中不光是一座孤零零的黄鹤楼，而是包括二十几个风景点和巨大停车场的黄鹤楼公园。加减乘除算下来，少说还要五六百万。副市长从哪里抓来这笔巨款呢？

其实这倒要归功于住医院。老市长病了，论公谊私交，都少不了有许多单位的领导赶来探望。武钢的党委书记和经理都来了。王杰从病床的枕头下摸出一个精美的塑料相册：

“这是黄鹤楼二十几个景点的设计方案，你们看怎么样？”两位探视人翻开相册，发出一阵啧啧赞叹。副市长说话了：“诗碑廊大约得五十万，南大门二十万，你们看中了哪个就包下来吧，等黄鹤楼建成，把你们武钢的功绩刻在碑文上。”

哦，原来是跟我们要钱！两位钢铁大王恍然大悟，接着一齐笑起来。也是啊，武钢是武汉首屈一指的大户，为兴建黄鹤楼出扛鼎之力，本来责无旁贷。几天后，武钢党委经过研究，决定赞助五十万，包下整个诗碑廊的建设。

老黄一团兴致接过王杰手上的清单：长航十万，铁路十万，葛化十万，烟厂十万，七三三厂八万，汉钢五万……真想不到住了几个月医院，住来这么多社会集资。各行各业对

黄鹤楼重建都抱有多大的热忱啊！

真是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老黄又向市长谈起黄鹤楼街小学到工地慰问的事。孩子们用一方小红手帕包了一百多元钱，一定要捐给黄鹤楼工程。这是他们从每日的早点糖果费中一分一角节省下来的。十来岁的小学生，对民族文化也有着多么深厚的感情！

那是黄鹤楼地基刚刚开挖不久，大年初一，竟有许多人跑到山上，来给黄鹤楼拜年。有次刮大风引起电线短路，脚手架上的一张草帘子冒了烟，一时之间竟有那么多电话从各处打来，寻问黄鹤楼有没有受到损失。这里的一脉一息，牵动着江城的多少根神经。而副市长永远难忘的是一位八旬老翁。这位眉须皓然的长者拄着拐棍颤巍巍登上蛇山，担心地询问黄鹤楼何时可以建成。当办公室同志告诉他大约三年左右时，老人欣慰地笑了，嘴里不住喃喃地说：“那我只怕还看得到。”人民啊！什么是人民？副市长觉得微微有些出汗，站在尚未竣工的黄鹤楼上，也足以叫人“一度登楼万想生”了。长江和汉水正庄严地会合，三镇的千楼万厦正冠雪肃立。穿梭的轮船，来往的车流，忙碌的人群……市长多么想张开双臂，把这一切统统拥抱起来！

三

身高超过一米八〇，体重却不满一百二十斤。清癯消瘦，蜂腰鹤膝。蓬乱的头发没有一点油性，剂量过大的尼古丁使憔悴的脸色呈现一副烟容。不经常擦拭的近视镜片后，两只大眼布满了疲劳的云翳。他便是黄鹤楼的总设计师，今年四十四岁，名叫向欣然。